

# 引言

本書是我重讀卡爾·巴特（Karl Barth）揀選論的成果。<sup>1</sup>縱使這並非巴特的原意，但他提醒了我宣講聖召（preaching vocation）的奇妙，及上帝是如此的不可思議（oddity，或作奇異），竟然呼召我這樣的人宣講。揀選是上帝的作為。我們被揀選，使得我們的生命不再由自己掌管，我們受命去作見證，因此去談論一些比自己、我們的家庭或教會更重要的事情，而我們也樂在其中。

萬事起頭難。宣講講章早段，經常出現神學上的麻煩。眾所周知，巴特反對在講章中使用引言。<sup>2</sup>有經驗的宣講者也很謹慎處理引言，不想過早地揭示太多內容。每一篇講章也是一段時光旅程，在宣講中太快揭示目的地，會令這趟旅程變得沉悶。

巴特反對在講章中使用引言，不單是不想太早揭示太多內容，更是因為宣講者往往在引言中表示着他嘗試將上帝所說的話，限制於宣講者單憑自己所能夠說的話語，以及會眾單憑自己所能夠聽得懂的話語之中。

揀選作為聖經事件，並沒有出於人意、以經驗為本的引言，其意念與復活相似。上帝不單存在，而且選擇、揀選及召喚一些人為眾人完成不同的計畫，這些作為的徵兆，不能被出於我們的任何東西所實現。揀選這意念，只能透過啟示來呈現。

宣講者縱有個人的限制與缺點，卻是被上帝及教會揀選，冒着風險談論上帝。宣講是面向公眾的演說，這演說需嚴守紀律，專注於宣講的主題及源頭——獨一上帝。這位獨一上帝，就是不懈地啟示的聖父、與我們相近得令我們不舒服的聖子，及極其不受制約的聖靈。如巴特所說，我們獨特的喜樂就是將我們的演說建基於「上帝的工作與活動，是上帝的道（Word）在現實中呈現，不受限制地置於所有觀點與教條之先，也成為所有觀點與教條的基礎」。<sup>3</sup>

宣講是對上帝主動作為的回應；我們說話，因為上帝說話。就算這刻我已接近宣講生命的終點，但是我最好的講章，還是來自我將自己本身投入於對上帝的一些新鮮醒悟，再由此出發，猶如四十年前我首次參與三一上帝在我內心開展的探險旅程一樣，祂莫測高深地在眾人之中揀選了我，為祂宣講。

我在這書借助了巴特的《教會教義學》第二卷第二部（*Church Dogmatics II/2*），在講道學上作延伸反省，尤其是其中第七章（32-35節）：〈上帝的揀選〉（The Election of God）。<sup>4</sup> 揀選是不可思議卻宏大的公開祕密，教會為此而作見證。宣講將揀選這齣戲劇展示（demonstration）、上演（enactment）與演示（performance）出來。上帝揀選成為我們的上帝，不需徵求我們的幫助與同意，不但如此，祂還揀選那些最不可能的人，成為上帝啟示的夥伴，見證上帝恩慈的決定，就是上帝要成為「為了我們的上帝」（God for us，如耶穌基督），而非「敵擋我們的上帝」（God against us，如許多我們自行塑造的「小神」）。

在不受控制的上帝（uncontrollable God）的控制下成為祂的見證，代表了這見證人的言詞，被包攝進「指向某個特定方向，是

超越自我，指向另一他者的」。一個人能夠成為見證人，「完全及唯獨是憑藉那他者，那要被見證的事物」。<sup>5</sup> 見證是上帝所揀選的方式，藉着上帝所揀選但仍有罪的宣講者，向有罪的人類，宣告上帝的恩慈決定：祂決意成為愛護、拯救與使用罪人的上帝。見證者只需承認那稱為奇妙的三位一體，在救主的他性（otherness）面前好奇與謙卑，這救主持續不懈地愛那些不知道怎樣愛祂的人。<sup>6</sup>

我以神學觀點描述宣講者的工作，希望其他宣講者能夠積極樂觀，相信上帝呼召我們負起的這份聖召，是值得我們付上一生的。巴特美妙地重構了揀選論，我希望應用巴特的洞見，在宣講者夥伴之間引發新鮮的信念，就是這不可思議的聖召，是上帝有意得回原屬於祂的東西的主要途徑。

研究與書寫本書期間，我在聯合衛理公會杜克紀念堂（Duke Memoria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事奉，當教會的牧師，也在杜克神學院（Duke Divinity School），擔任巴特與宣講研究班（Barth and Preaching Seminar）的教授。在這兩個世界中生活（其實理應是同一世界），以我未能完全理解的方式，促成了本書的誕生。

書寫此書時，我行將退休，以此臨近終結，也算不錯。像你們一樣，我在生命開始時，就為終結進行訓練。上帝教導我，我活在借來的呼吸之中，活着的生命並不是我自己的。上帝似乎頗喜歡在絕處中造就人的美德，而我每天不斷面向必然的終結，我想上帝在此正是要造就美德。過去超過四十年，我過着富於冒險精神的生活，在沒有抵觸上帝的情況下，將上帝引進對話中。這會否是我最後的一本書，惟有上帝知道；究竟這是否我人生最後的一件工作，從來都是在乎於上帝的呼召。

巴特說過，完結宣講，與開始宣講一樣困難。每位宣講者都會發現，當我們一旦以為講章已經宣講完畢，說完最後一個字時，大多數不受控制及富於冒險精神的事情就會發生。及至最後，有時聖靈甚至奪去我們手上的講章，在教會會眾中自由奔放地運行，說出我們意想不到、不可思議的東西。上帝神聖的召喚，迫我過着大膽的生活，若由我決定的話，我肯定不會給自己安排這樣的生活，我得在宣講中，給對談論上帝覺得不舒服的人，將上帝扔進他們的論述之中。他們來到教會，是想得到安慰，而非呼召。跟着我宣講，說及一位上帝，這上帝揀選要成為我們的上帝。然後我站到一旁，看煙火綻放。多美妙的終結，也是開始。

威廉·韋利蒙

2015年五旬節





《聖馬太蒙召》（米開朗基羅·卡拉瓦喬）  
*The Calling of Saint Matthew* (Michelangelo Caravaggio)

# 第一章

## 上帝不可思議

在我整個牧職生涯中，有一幅油畫是我常掛在眼前的。這幅畫現在就掛在我的書桌前面，認可我的工作，守衛我的信仰，解釋為甚麼我在這裏，而不是在其他地方。這是米開朗基羅·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Caravaggio）的《聖馬太蒙召》（*The Calling of Saint Matthew*）。卡拉瓦喬為羅馬聖王路易堂（San Luigi dei Francesi）肯塔瑞里小聖堂（Contarelli Chapel）繪畫這油畫，在 1600 年完成。現時這畫與卡拉瓦喬另外兩幅有關馬太的油畫並排掛在一起，它們分別為《聖馬太殉教》（*The Martyrdom of Saint Matthew*）及《聖馬太與天使》（*The Inspiration of Saint Matthew*）。<sup>1</sup>

盛傳卡拉瓦喬在公共與私人生活上是一名惡棍，喜愛醉酒打架、揮金如土。他畫像的主角馬太是稅吏，這是第一世紀猶太地區最不堪的職業。如此，一個罪人描畫同樣是罪人的人，遇上了罪人的救主，祂所拯救的都是有罪之人。油畫中，馬太在左邊，向着他的不義之財弓起腰，心思都貫注在這些搶掠得來的財物上，沒有留意到那位擅闖者在暗室中伸出手來。為這畫作，卡拉瓦喬得尋求他在教會的資助人樞機主教弗朗切斯科·蒙特（Cardinal Francesco

del Monte) 的庇護，因為他竟然將馬太的蒙召描繪成當時的事件，發生在羅馬的一間暗室之中。馬太被一羣穿着十七世紀華麗服飾的意大利花花公子簇擁着，一位滿腮鬍鬚的同行者與基督朝着同樣的方向，指着馬太說：「找誰？他？」

畫中唯一的光線來自基督背後，可能是當他打開門，打擾這幫稅吏的巢穴時，讓光線照射進來。卡拉瓦喬描繪了聖召的一刻，基督選擇了一名惡棍成為門徒，為祂惹來流言蜚語。基督伸手進入這房間，穿透進這羣財迷心竅的羅馬人之中。祂這伸出的手，援引自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在西斯廷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的《創造亞當》(Creation of Adam)。明白了嗎？我們見證着的聖召，不只是個人被召成為門徒。聖召是創造的重現，是全新世界的出現，一個不像樣的門徒蒙揀選時，光便照在黑暗裏。

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 來到羅馬時，還很年輕。他經常造訪肯塔瑞里小聖堂，對着這幅油畫默想。這位成長中的神父感嘆道：「這就是我，一個得蒙上主轉眼注視的罪人。」我二十歲時首次看見這幅油畫，同樣感到震撼，這真是奇蹟中的奇蹟，基督竟會呼召像我這樣的人成為宣講者。那個下午在羅馬看見這油畫時的奇妙感覺，至今仍歷久不衰，就像許多基督徒所做的，我將這聖經故事恬不知恥地應用在自己身上，將自己與馬太調換位置，看成是上主將祂渴望、帶着要求、揀選的目光，轉向注視我這個罪人。

卡拉瓦喬在畫作中的證言，比我期望以書籍中的文字所作的更有力量。他描繪了揀選事件，描繪了呼召罪人的上帝的憤怒及奧秘，描繪了救主的奇妙，祂不斷提醒我們：「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約十五 16)

## 上帝的揀選

我給大學本科生講論有關耶穌的課程的第一課時，吩咐他們從頭到尾讀馬可福音一遍。到了第二課，我說：「馬可開宗明義說：『這是有關上帝的兒子，耶穌彌賽亞的故事。』基督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基督。現在，誰能給我定義上帝是怎樣的？」

學生們喊出數個關於上帝屬性的慣性說法：上帝是全能的、無限的、全知的。上帝能做任何事情。

跟着我問：「你能否從馬可福音中舉出事例，確認你給上帝的定義？」

學生們鴉雀無聲，隨後有人說：「耶穌開始祂的事工時用的方法令我不解：祂呼召了十二個沒受教育、沒有天賦的人作門徒。他們開始時很笨，到末後更笨。就如說，若祂是上帝的兒子，希望改變世界，為甚麼祂不乾脆自己去改變世界？為甚麼祂要這些人與祂一起去做？」

福音書中呈現出來的耶穌基督，對我們給上帝所下的定義帶來危機，對我來說這是富戲劇性的展示。我們是否真的需要與基督無關的神學？上帝在基督裏顯現，對我們的感知來說是這樣的不可思議，迫使我們作出神學上的思索：「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可四 41）「這是甚麼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路七 49）更令人奇怪的是：「他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喝嗎？」（可二 16）**上帝是誰？**這問題孕育了所有神學探究。

上帝在基督之中的不可思議，解釋了為甚麼當代無神論這樣沉悶。曾有一段時候，有人要懷疑，不信上帝，就得要有智力耐力，

制定一套不牽涉上帝的思考方法（過去多個世代認為這是難以想像的任務），鼓起勇氣來說道理，對抗已得制定的基本原理。今天，人以為不信上帝是理所當然，他們認為人不需牽涉任何助力也能思考。

現代無神論本身，是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的知識建構。無神論與世俗主義的思考方式，不是從思考中扣掉信仰，而是以另一信仰取而代之。詹姆士·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在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啟發下，指出無神論並非不信，而是相信那些有助現代主權國家運作下去的神祇。<sup>2</sup> 國家至上的權力與消費者經濟的全球化主義，都必要扼殺那位干擾現代性抱負（aspirations of modernity）的上帝。西方走上世俗的路徑，與它成為殖民主義或受啟蒙的路徑同出一轍。這就是無神論文化主要限於北歐及其殖民地的原因。

美國基督徒欺哄自己，以為最終有分創造了堪稱「美國民主」（American democracy）的社會，無人會因為要跟隨耶穌而受傷害。能夠同時成為美國人及基督徒，而毋須將門徒身分降格，這解釋了為甚麼這麼多西方自由主義者如此不寬容。當有一定份額的公民響應國家以外的主權，民主人士就會感到不安，或是認為任命像德國人的人應該小心審查，並且有時會不受「基督徒」尊重。

有些人認為將孩子奉獻給基督，比奉獻給凱撒更有價值，我們可以怎樣處理這些人？<sup>3</sup> 或是如在這本書的處境中，有些人不可思議地放棄了自己生命的控制權，轉讓了給國家以外的東西，我們又怎樣處理？國家給我們自由信奉宗教，自由做宗教上的事宜，但只限於宗教歸屬於個人與私下的事，而沒有公共與政治的抱負。美國

基督徒很遲才警覺，發現美國憲法中宗教「自由」這招牌背後，隱藏着不易察覺的控制與脅迫形式。

現代性這故事繼續發展，國家管理教會變得輕而易舉。基督教放棄了它在終末、宇宙及政治上的主張，成為了個人的事。我們熱切地將作門徒的要求改頭換面，變成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敬虔主義將宗教改革中的基督教帶向內在化，基督徒被敦促要「與耶穌基督有着個人的關係」，很多時變成了他們為自己做出一位上帝來。信心被認為是主觀及個人的，如此大家就可好好服膺現代國家的主權。在這樣狀況下產生的教會，糊里糊塗地成為了國家的工具。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邀請我們與凱撒同牀，說服我們說，與帝國廝混是沒問題的，因為這個帝國國家是民主的。這夜過後，早晨來臨，我們會痛恨自己。

這樣的後果會嚇壞像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般的敬虔主義者，他知道「那些稱為循道派（Methodist）的人」若不是變得奇特，便沒法實踐聖潔。衛斯理設立的教會，縱然切望在美國蓬勃發展，但一直境遇艱難，多於受人尊敬，因為大家要求教會在民主、憲制（即無神）國家的主權前設之下，要聽聽話話。可悲的是美國基督徒沒有感受到政府的威脅，原因不在政府寬容宗教實踐，而是我們的宗教實踐對現狀（status quo）毫無威脅。<sup>4</sup>

不帶威脅性的基督教，最新近、最廣泛的例子，是在於對「靈性」（spirituality）的理解。說着「我不追求宗教，只追求靈性」的一大堆人，將宗教理解為人類工程，藉這工程我們利用上帝作為私人消費與個人慰藉。在北美，靈性糊里糊塗地被用來將信仰邊緣化，抽離於政治與經濟生活，將聖靈幽禁於各人的自我裏面，讓現今的基督徒任由國家與市場欺詐魚肉。

換句話說，宗教變成將上帝顯得微不足道的主要工具。可悲的是，「宗教」(religion) 這詞本身，來自拉丁文 *religio*，意思是約束下的義務 (binding obligation)。然而就是這些約束下的義務，尤其是那些外加的，現代性認為已經擺脫了的，使我們對國家置於我們身上的規限下的義務 (restrictive obligation) 視而不見。

士來馬赫 (Schleiermacher) 試圖區分真宗教與假宗教，他指出真宗教的標誌，就是誠意與認真的內在性。宗教的真偽以個人經驗的強烈程度來作判斷，宗教被安全地塞進已受馴化的人心領域裏。自士來馬赫以來，真宗教「只會在隱秘中被那些愛宗教的人見到」。<sup>5</sup> 真宗教是無形的 (invisible)。

在這情況下，現代國家給自己建立了一安全領域，不受神聖上主干擾。上帝成為了私人閒暇活動，一套透過人類經驗建構的信念。在被私人化後，宗教乍看與政治無關，但沒有多少向上帝委身之事是沒有政治後果的（也許今天沒有甚麼政治事務不會假裝自己有宗教的氛圍）。基督教曾經與帝國主義同流合污，例如十九世紀的海外宣教。今天，基督教甘願成為私有與平庸，成為帝國主義無需戒備的婢女，這個帝國主義事實上就是現今的全權主義民主國家。

美國敬虔主義滑移成為道德主義，我們不再抗拒或挑戰世界，轉而要改善世界。我的教會對性大加討論，因為性是國家最後剩下來讓我們深入關懷的事。在上帝與性取向的辯論中，我的宗派將上帝置於次要地位。毋庸置疑，私有與個人的王國是一細小領域，但藉着全神貫注於性態 (sexuality) 上，我們能夠盡情駕馭這領域，並給教會抓來些微社會重要性。單單聚焦於「上帝」十分艱難，討

論「上帝與……」，使談論上帝在知性上可被接受。

威廉·樸萊克（William Placher）指出，現代性嘗試「將神聖上主置放於人類理性結構之中」。<sup>6</sup>「十七世紀以前，大多數基督教神學家都被奧祕、上帝的全然他性（wholly otherness），以及將各種人類範疇應用於上帝所顯出的不足所擊倒。」<sup>7</sup>現在，我們將上帝置放於人類的判斷下。或如魯益師（C. S. Lewis）所說，古代的人「走近上帝……就如被指控的人走近法官。」現在，「角色換轉了，〔人性〕是法官；上帝坐在犯人欄。〔上帝〕是頗親切的法官；若上帝有充分的辯護理由，解釋自己為甚麼是容許戰爭、貧窮與疾病的神，〔人性〕準備好聽這解釋。這審訊即使可能以上帝宣判無罪告終，不過，重要的是〔人性〕坐在法官席上，上帝坐在犯人欄。」<sup>8</sup>

又或是在開明謙遜的偽裝之下，學術界初始的無神論者甚至不架設出上帝可能性的爭論。這些不可知論者簡單地宣稱，若有上帝，這上帝是模糊、晦澀難懂及無法理解的。因此，有關上帝的事沒有一件說得準——除了上帝是無法理解本身，這倒是言之鑿鑿。

已去世的馬可士·伯格（Marcus Borg）在一次宣講時，嘲笑沒有生命的基督徒，將基督教信仰複雜化，將基督教變成主要是「使我們的信仰正確」的事情。

做基督徒代表甚麼？有時我們令這問題變得非常複雜，究其原因，我們這些基督徒很多時以為這代表了相信正確的事物，使我們的信仰正確。以下是數個例子。……首先，我們返回差不多一千年前，在 1054 年，那年發生了

一件大事，該事件被稱為「東西教會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羅馬主教將君士坦丁堡主教及整個東方教會逐出教會，君士坦丁堡主教將羅馬主教及整個西方教會逐出教會。導致這事件的議題，源自有關神格（godhead）中的內在關係的神學問題。更具體說，就是聖靈是否由聖父與聖子而出……你幾乎忍不住要說：「你憑甚麼知道神格中的內在關係？」……

以下是另一例子，回到十七世紀荷蘭的更正教會。在這世紀早期，就墮落前預定論（supralapsarianism）與墮落後預定論（infralapsarianism）的爭拗，荷蘭更正教會幾近分裂。……上帝在人類墮落前，已決定派遣彌賽亞（因為上帝知道將會出現墮落），還是在人類墮落後，才決定派遣彌賽亞？……有人會說：「你怎能知道？」……

所有例子的重點，就是基督徒，可能特別是更正教基督徒，十分介意要相信正確的事物：嬰孩洗禮還是成人洗禮，諸如此類。在這情況下，我們有時令成為基督徒變成很複雜的事，彷彿是要去使教義正確無誤。可是做基督徒其實非常簡單，甚至是驚人地簡單……

歸根究柢，做基督徒就是愛上帝及改變世界，就是這樣簡單，這樣富挑戰。<sup>9</sup>

這位宣講者正確地提出，關於上帝「他們怎麼知道」這麼多？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他知道上帝不是依靠人力能予以解釋的。說到這裏，一切還很順當，可是跟着他便輕忽斷言「歸根究柢」，甚

至可說是「實際上」：「做基督徒就是愛上帝及改變世界」。他確實知道沒有生命的神學家不能了解上帝，但是他卻驚人地肯定，有思想的現代人此刻所發現的，基督教是關於愛一位上帝，是人不大能確定認識的。既沒有一位清楚認識做過甚麼又已知是怎樣的上帝，就由得我們來「改變世界」。

長久以來，自由主義神學都鍾愛研究上帝的他性（otherness）與超越（transcendence）——那古老的「他們怎麼知道」？我們能夠知道的，就是上帝與我們之間有極大的差異。巴特質疑超越可以是另一種方式，否認三一上主就是向我們施予仁慈的那位。<sup>10</sup> 在護教學上，自由主義神學家以強調上帝的距離來辯護上帝的存在，但以上帝的內蘊（immanence）作為代價，這成了邁向無神論的主要路徑。<sup>11</sup>

我們的神學挑戰，並不是現代人受存在的上帝所威脅。鯨魚存在，毋庸置疑牠們是龐然大物，可是牠們沒有窒礙我們使用或濫用生物圈。面對上帝，我們不能持守的，不單是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更甚的是這位存在的上帝說話、啟示與揭露，更具威脅的是這位上帝對人發出召喚。<sup>12</sup>

現代時期對啟示的一個典型挑戰，就是只需問：「你宣稱的上帝若是真實的，為甚麼我始終未能經驗到？」發問者假設了：「我有理性，若上帝存在，祂必定能透過全體共享的理性能力，以人人皆可的方式與我接觸。你不贊同我的個人思想與經驗，就是所有真實知識的基礎嗎？」<sup>13</sup>

「若有一位上帝，為甚麼祂不以確實的方式向我顯現？」

「為甚麼？因為上帝是上帝，看在上帝的分上放過我吧！」當

然，任何配得上被稱為**上帝**的，就有選擇成為誰的上帝的本質。

對「若有一位上帝，為甚麼祂不以確實的方式向我的理性顯現」這問題，有一較寬厚的回應。這問題可能不單忽略了過去那個世紀在哲學上就普遍理性信念的攻擊，也忽略了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洞見。維根斯坦指出，（社會強加的）語言往往是在個人經驗形成之前，這是很奇特的。我只能活在有着字詞的世界，人類經驗是在我們的言詞之後，這些言詞構成了經驗。基督徒不相信我們對超越擁有先存、內在、個人的經驗，而我們發現基督教是合適的語言工具，可用來表達那存有（being）的本質。事實上，我們是在教會的宣講與禮儀中，生命被那獨一者（One）接觸、命名、形塑及徵召。我們對這獨一者沒有理性或名字上的認識，直至祂恩慈地告訴我們，祂是聖父、聖子與聖靈。

我們欠新無神論者一聲道謝。世俗主義將上帝轉化，令祂由人人都要相信，變成少數人才可能選擇相信。上帝變成選項、具爭議的意念，要為自己在意念市場爭一席位，如查爾斯·泰勒所承認的，這意念「不會輕易為人所欣然接受」的。<sup>14</sup>

當代西方無神論者需要回答：「你不相信的是哪一位神？」所謂「新無神論者」令人困擾的地方，就是他們別出心裁、不屈不撓地否定的上帝，事實上跟基督徒所事奉的神明是同一位。<sup>15</sup>面對道金斯（Dawkins）與希欽斯（Hitchens）的攻擊，我們只能責怪自己。一方面，軟弱的有神論者，生產了微不足道、思想上無力的無神論者。我們嘗試用誤導的、護教式的方法來贏取世界，將福音改頭換面，使我們能給予世界的是那麼少，以致世人不相信；我們所呈現出來的「上帝」，實是太易受人否定。<sup>16</sup>或是如喜劇女演員

蒂娜·費（Tina Fey）對一位寫過「女性不可能有趣」的記者所說：「嘿，我不喜歡中餐，但我不會嘗試寫文章證明中餐並不存在。」

另一方面，新無神論者的攻擊非常猛烈，愈趨熾熱，這表明上帝可能比我們這些信徒所想像的更主動啟示自己。若上帝是那麼完全不可言喻，那為甚麼他們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使那位被說成為無法描述、無法認識的無有噤聲？若尼采（Nietzsche）不能藉思考令上帝死去，那麼……

宣講者沒有這份奢侈，可以在知性上含糊其詞地談論上帝。一位以否定式（apophatic）來描述、我們對祂一無所知的上帝，很難成為公眾討論的主體。我們這些宣講者每星期都要站出來，公然犯險讓我們的講章，成為上帝闖入世界所選擇的武器。出於對新無神論者（道金斯、希欽斯）的悔恨，並且也悔恨那些陳年的不可知論者（Aging Agnostics，如葉爾曼〔Ehrman〕及克羅森〔Crossan〕）、樂極無慮的萬有在神論靈智派（Panentheistic Gnostics，如伯格及斯龐〔Spong〕），及一切嘗試將上帝切割成像我們大小的人，我們作為宣講者要鄙棄他們沒有氣息的宣告。不論甚麼日子，給我說活地·亞倫（Woody Allen），不要給我說道金斯。我們不會為那個「把弄空洞表演、欺詐、愚笨、黑暗的東西」（即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所說的陰冷、超越的「上帝」）作辯護而赴湯蹈火。教會不理會他們的宣告，是正確的做法，只有少數自命為「進步基督徒」或堅定的不信者才會理會它們。虛假神祇遭到廣泛清除後，現在我們這些宣講者可以放膽重新談論三一上主。

基督教神學叢書

## 上帝多奇異

韋利蒙論揀選、使命與宣講

作者：威廉·韋利蒙

譯者：黃杰輝 阮雅瑜

編輯：施為

設計：許佩茵

發行人：翁傳鏗

出版：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 陽光（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九月初版

經文引自《新標點和合本》及《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 版權所有

Christian Theology Series

## HOW ODD OF GOD

Chosen for the Curious Vocation of Preaching

**Author:** William H. Willimon

**Translators:** Wong Kit Fai, April Yuen

**Editor:** Sze Wai

**Design:** Joys Hui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September 2017

###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224.01

1.5m155

ISBN: 978-962-294-298-1